

《板桥杂记》的冶游境界

钟继刚¹, 靳能法²

(1.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2.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 峨眉 614202)

【摘要】古之冶游书从唐代产生以来,至清时更是蔚为壮观,然其间唯有明末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能够超拔诸作之上,别有境界,不落俗艳。此乃得力于其实录的史学价值、内含的“遗民情怀”、记录对象的品位、不着色欲的真情、虚实相间的笔法。

【关键词】《板桥杂记》; 遗民; 品位; 虚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X(2005)02-0010-04

古之冶游之书,从唐代孙启之《北里志》开始,继之有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至元初有夏庭芝的《青楼集》,皆不为所重,至清初余怀《板桥杂记》,冶游之书甫现光芒。自此,有清一代冶游之书盛行,而且很多直接标榜是学《板桥杂记》的,但皆得其皮相,而不能得其神髓。其纪旧物而蕴遗民之哀、写艳冶不落媚俗之气的内在境界终难再有,若以此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唱”^①,虽不中不远矣,然此境界乃作者于特殊时世所生之特殊情怀,其写人着力处和虚实相间的笔法也与后世诸家大不相同,仔细寻究,大有可味之处。

《板桥杂记》(以下简称《杂记》),作者余怀(1616—1696),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又号曼持老人。福建莆田县黄石水南人,后侨居南京。明末曾参与复社活动及反对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明亡之后,不仕清廷,飘泊往来于南京、扬州及苏州一带,赋诗为文,自称大明遗民。晚年退隐吴门,漫游支硎、灵岩之间,选伎征曲,聊寄幽情。《杂记》大致作于作者逝前三年,全书分“雅游”、“丽品”、“轶事”三部。“雅游”概述江左名都风流胜景;“丽品”写秦淮名妓万千风情;“轶事”展风月场所豪纵奇事。全书以中卷“丽品”为重,但三部又互为补充,将秦淮河畔、欢场内外的奇人异事、人文风情作了有声有色的展示。陈田辑《明诗纪事》引《兰陔诗话》:“澹心《板桥杂记》,述曲中事甚悉,自比《梦华录》。其诗清而能绮,丽而不靡。”这番话挪入《杂记》,也大可成立。追叙繁华,营造声色,不能不“丽”;亡国之哀,体贴之情;“雅”在其中。《杂记》超出他书的重要一点

不在其“丽”而在其“雅”,一部冶游之书要得“雅”的境界肯定非常困难,他书之所以难以做到概与这一题材的性质有关,所以对《杂记》“雅”之境界一点尤须特别关注。

古之体类划分,自隋逐渐沿革成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分,史居第二,古人尤重。清初顾炎武以明人学问空疏,侈谈性情,想以史识来补,有史学意义者自有一定品位。《杂记》值明清易代之际,将一部烟花之作放入时代氛围,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书的历史感。写美色,也不是仅限于美色,常在其中穿插大量的男性世界,写烟花地而与江南抗清事相杂,包括虎丘聚会之事,也在其中有所反应,虽然不是严格的史学之书,但有一定的史学征引价值。冶游无史,作者大多为好奇猎艳而作,少有为史而载,然《杂记》却有相当的史学价值,孜孜不倦的对已经逝去的物事的追逐,有其“实录”一面。“《板桥杂记》记南都北里旧院逸事,哀感顽艳,足知南都一时风俗……明季南都社会情况,缕述无遗”^②,明清交替,元军大举南下,江南冲击犹大;有清以满州贵州统治中原,杀戮之惨,罄竹难书;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历史上存留最惨痛之事迹,大江南北,遭此荼毒之后,生产发展曾一度为之停滞。^③余怀在《杂记》序中称:

犹幸少长承平之世,偶为北里之游。长板桥边,一吟一咏,顾盼自雄……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荒草。红牙碧串,妙舞轻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

收稿日期:2004-12-10

作者简介:钟继刚(1969—),男,西昌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靳能法(1968—),男,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乎！

回忆旧事，虽为艳冶之地，然实受明清交替的巨大影响，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因素都无法逃脱，大时代生大沧凉，反映虽小，足以喻大。且《杂记》的史学品位不只在此，其写南京“旧院”、“南曲”最初本为贡院相对而设，江南会试，文人举子考完，大致到此处来放松一下久来的紧张。对“旧院”、“南曲”物事孜孜不倦地描摹却是一幅当时江南青楼文化的活画图，此民俗价值也是不可替代的。

“实录”是一境界，但不能保证它不沦入俗艳。《杂记》之“雅”还有一内在深处的重要支撑，即“作者那种悲凉的遗民情怀和沧桑感”^④。《杂记》一开篇，余怀便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述其幽怀：“或问余曰：《板桥杂记》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有为而作也’。”“有为”显然别有深意。主客问答乃汉赋通用格局，然在一抑一扬之间以述私己情怀则是东方朔《答客难》的调子，其包藏不平则可默然心会了。余怀并以《杂记》乃“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因“郁志未申”，故杂“盛衰感慨”，而且特别辨明“非徒狹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则《杂记》可视为寄托之书、忧患之书与隐语之书了。寄托、隐语的方式极多，而以情寄于风尘、思托于艳冶的方式出之，显然和文人日常的生活阅历有关，以身所经历、耳熟能详之事为喻，这并不奇怪。其次则还有些不得已的原因。中国文人向喜婉言述说，已成传统，非由余怀而始；至明清之世尤有其万不得已，余英时于此点指辨确切：“以隐语传心曲，其风莫盛于明末清初。盖易代之际极多可歌可泣之事，胜国遗民既不忍隐没其实，又不敢直道其事……于是隐语之系统出焉”^⑤，同时代的吴伟业、钱谦益诸人诗文皆隐晦难明，概与权力对言论的压制有关。吴伟业尝言：“自念平生操觚，不至于舐滞，今每申一纸，但焉心碎，若将为时世之所指摘，往往辍翰无为”^⑥，这种惶惑与畏惧并非一人一时之感，而是易代之际江南士子的普遍感触。吴氏还有一言，“古来诗人自负其才，往往纵情于倡乐，放意于山水，淋漓潦倒，汗漫而不收，此其中必有大不得已，愤懑勃郁，决焉自放，以至于此”^⑦，吴之言古，实指当下。1662年，康熙元年，兴庄延随私修《明史》狱，次年结案，杀70余人，株连近200人，自此，清之文字狱接连不断。《杂记》作于余怀逝前三年，那应该在1693年上下，也在这一波峰之中。后世苛责古人容易，身当其中，很难不生危惧之感，但是若郁积于中，又不得不发，恐怕也就只能以隐语传心曲了。如写媚娘一节：

十三才有余，白皙，发覆额，眉目如画。余心爱之。媚亦知余爱，娇啼宛转，作掌中舞。十娘曰：“吾当为汝媒。”岁壬午，入棘闹。媚日以金钱投琼，卜余中否。及榜发，落第。余乃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经年不相闻矣。鼎革后，泰州刺史陈澹仙寓丛桂园，拥一姬，曰姓李。余披帔见之，媚也。各黯然掩袂。问十娘，曰：“从良矣。”问其居，曰：“在秦淮水阁。”问其家，曰：“已废为菜圃。”问：“老梅与梧、竹无恙乎？”曰：“已摧为薪矣。”问：“阿母尚存乎？”曰：“死矣。”

只此一节便明显可见，作者之意不尽在气色留连，而是别有怀抱。地老天荒，故人旧物尚在心中，然一切都已无复当初。有文化眷恋，却没有可联系可见证的事物接续，物换星移，却无可挽救，这就是明清之际文人难以抹去的深痛。非在易代，何来此哀。

其次《板桥》所记对象，大都有非常品质、品位或非常之举，相对保证了其一定的境界。写旧院南曲的华丽精致，反比现实来得更高。写妓女声色，并不完全以声色取人，有的甚至就没写花容月貌，而从人品入手，有的甚至赋予她们超卓的品质，跟国亡家恨联在一起，潜在的在此言彼的蕴含表明这并非简单的吟风弄月。《杂记》中主要人物和亮色在妓女身上，余怀煞费苦心地在她们身上经营一些崇高的气节。李金堂在《板桥杂记前言》中说余怀“热烈颂扬了她们中一些人通晓民族大义，有崇高的气节与献身精神”^⑧，如写葛嫩为孙克咸纳之闲房：

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军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喷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今日登仙矣！”亦被杀。

惨烈中见其神采飞扬，自可看出褒赞有加。至于写王月被张献忠所擒，留营中，宠压一寨。偶以事忤献忠，断其头，蒸置于盘，以享群贼，”作者评价是“等死也，月不及嫩矣”，以节义人品定夺人之高低，在这一点上，《杂记》与唐孙启之《北里志》、崔令钦之《教坊记》、元夏庭芝之《青楼集》都大不相同。

记旧事，无限深情，吟风月，体贴入微。“有真性情故谓之有真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余怀并不讳言其出入风月场所之事，比有些扭扭捏捏，摆一副假道学的姿态来记猥亵之事的作品来得更真诚。但这并不能完全保证其境界，总不能说一门心思狎妓的都有境界吧。风流与下流还有区别，有风流未必是韵事。风流而成韵事，则不能一味只想风流。余怀的真情所系还有内在的微妙之处值得剖析。写女性，余

怀“凸显的是神韵；性‘多少被虚化了’^⑨。虽为红尘女性，但余怀写来无下流之感，因为余怀常常不去凸显肉欲的成分，而是从精神气韵上着手，写其才艺、性情、风韵等。如写尹春：“姿态不甚丽，而举止风韵，绰似大家。性格温和，谈词爽雅，无抹脂鄣袖之气”；写李十娘“生而娉婷娟好，肌肤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常“谢宾客”；“惟二三知己，则欢情自接，嬉怡忘倦”。不尽在声色，这是《杂记》一长；另有一长《杂记》外诸作，大多为人物画小像，很少作全景展示，及其一生经历的《杂记》往往不惜笔力，笔触落于欢场之外，略示花落谁家、遭遇如何。如写李大娘早年称“侠妓”，风光无限，徐娘之下，则遭遇颇坎坷，余怀遇之，题扇以赠，曰“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大娘捧扇而泣，或据床以哦，哀动邻壁”。尹春、李十娘、媚姐、葛嫩、董小宛等人亦皆如此，大致都是悲歌。虽为欢场女性，并不与己必然相关，然作者的关爱之情濡染其间，低徊无限，感人至深，这都是美色之外的事情。心性所在不是色欲，而是虚化为一种精神的寄托。不是描摹对象奠定高下，而是价值取向决定境界。可惜这是后世冶游之书没学到的。

甲马以为，其他冶游书常常以第三者的眼光来写，而余怀从来都是在场的态度，这话有一半对。甲马以为余怀经常现身出来和妓女应答，但这并不表明余怀就都是在场的方式。和其他冶游书不同，余怀不是很客观的方式，但也不是很主观的方式。明清时出现了一些以自传行文的作品，如冒襄的《影梅庵忆语》，述其与董小宛情事，身所经历，悲怀动人，但《杂记》也不与之相同。虽然余怀在书中表明他是以身所经历的方式来写，但笔触常常越出自己所不见之处，写一些传闻之事，并非都是在场的，是小品文的行文方式，笔法乃在虚实之间。旧事为实，以今视之，经历为实，从外观之，繁华如昨，以梦写之，故文中交织着一种如梦如幻之感。

在《杂记》中，作者常常通过昔是今非的方式来传达当下的伤痛之情。

长板桥在院墙外数十步，旷远芊绵，水烟凝碧。回光、鹫峰两寺夹之，中山东花园亘其前，秦淮朱雀桁绕其后。洵可娱目赏心，漱涤尘俗。每当夜深人定，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鬢，携手闲行，凭栏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

皆寂，游鱼出听。洵太平盛事也。

“长板桥”是桥名，书名即由此而来。如此诗情画意未必是实，多半有作者主观意图的添加，因对当下的抵触，故意夸写昔日的美好，本来就不象真的。一转入现在，则一派失落懊丧之情。有一段专写“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大力铺写之后，则是“皆实录也。嗟乎，可复见乎”，失落之叹如此强烈。余怀的非今之叹做得很是技巧，常常抚昔之语多，而非今之语少，重点在前，后面浅浅一笔“可复见乎”便已衬出今之所无，一今一昔，恰好相互消解，犹见得前后反差，写尽繁华凋零之感。

易代之际的文人不满于今，又别无所归，大都会想出一套梦游的方式来躲避现下的困境。在这一点上，余怀有同道。张岱《西湖梦寻序》言“余之梦西湖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把梦作为一种实有的存在来进行捍卫。余怀谓“十年旧梦，依约扬州”，没张岱那么决绝，但骨子里是一样的。把一种精神寄托和价值肯定的方向搁置在并不真实的梦境中来展示，交织着强烈的时空异化感，与现实相疏离。但梦在多大程度上可作为精神的依据和解脱，让人怀疑。梦与现实，一虚一实，既相抵，也相生。所抵在繁华已逝，所生在“黍离”之悲。在此并非要简单否定他们的做法，而是想透过这种不可为据反引为据的方式来体会其内在困境。人在回忆之中，生命不是以完整的面目呈现，而是被切割分置而又集于一身，身合而神驰，由内滋生的异地异时之感使当下的生命状态变得飘摇模糊，它不是引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确信，而是引向茫然的放逐。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论述到王夫之时言：“由于士的政治实践，士于易代之际的姿态反思士的选择，确认士的处境与命运”^⑩。然而与王夫之有所不同，余怀不是积极地反思的姿态，而是在消极的放逐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之地，士的选择的自主性、个人性，在一种并不明确的形式中游动，这不是解决，而是悬置，所以它不足以确立士的价值和士的独立，反而更多了一层流放的怆然。所以，以梦存之，不仅是一种笔法，更是一种心态。

“文如其人”，香艳之事作来未必就是媚俗之气。但它跟时代氛围、作者心志有很大关联，作者有高气，文章自然有高格。虽然有清一代香艳之书甚多，直接模仿《杂记》的也多，然其“满纸香艳事，一把辛酸泪”的内在境界终于成为绝响。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④⑨甲马. 花都青楼往事[J]. 载《万象》2003年第4期.
 ②谢国桢. 增订晚明史籍考[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卷二十一.
 ③谢国桢. 明清笔记谈丛[M].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1年, 第172页.
 ⑤余英时. 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A]. 方以智晚节考[M]. 北京三联书店, 2004年.
 ⑥吴伟业. 吴梅村全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第673.
 ⑦同上, 第686页.
 ⑧李金堂. 板桥杂记前言[A]. 余怀. 板桥杂记[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
 ⑩赵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58页.

The Realm of Patronizing Brothel

ZHONG Ji-gang¹, JIN Neng-fa²

(1.Xichang College Sichuan, Xichang, 615022 2.Emei campu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ichuan, Emei, 614202)

Abstract :Amidst the books on patronizing brothels , originated in Tang Dynasty and culminated spectacularly in Qing Dynasty , only Yu Huai's " Notes on the Slats Bridge " written at the tur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beyond the reach of others with special realm and does not fall in conventional flowery style due to its authentic historical value , " sentiment of remembrance of past times " contained in it , the taste of objects , the real feelings without a touch of sex , and the technique of writing between the false and the true.

Key words :Realm ; Remembrance of Past Times ; Taste ; False and True

(责任编辑 :周锦鹤)